

◇ 逝者追忆

四姑娘家的昆成伯

雷雨

几乎每天都给爹娘打一电话，说说家常，报报平安。母亲总会说些村子里的事情，你运普伯家的孙子读博士了，绍斌家的老二在省人民医院是主治大夫了，还有村子西头你一发小家的儿子是舰载机飞行员了。我故意问母亲，什么是舰载机？母亲说，就是在航空母舰上起飞降落的飞机啊。今天，我又打电话，母亲说，你昆成伯去世了。闻听这一噩耗，我虽然并不太感到意外，但还是心里很难过，就给昆成伯的女儿我的发小人称四姑娘发微信，说一些很空泛的节哀顺便的安慰话之后，便不知道说什么好了。

昆成伯是当时公社供销社里的人，按照当时的说法，是公家的人，是吃商品粮的。公社后来变成乡，他仍旧在供销社，跑业务，搞供销，四处出差，衣服穿得很周正，人就显得很精神，虽然皮肤微黑，但身材魁梧，敦实，和和气气，经常笑眯眯的，很容易让人接近，远非有些所谓公家人的趾高气扬鼻朝天。

昆成伯的妻子姓吕，她娘家是八牛营的，人很干练泼辣而和善，我们喊她老吕姆，在村子里，她与我母亲关系很好，虽然我们两家并不在一个生产队。昆成伯有工作保障，自然有薪金收入，他们家子女多，但只有一个男孩，年龄与我弟弟相仿，他们在村子里的小学读书时是同班同学。

刚才说到昆成伯的女儿多，大概有姊妹四、五个吧？但我熟悉的则是他们家的四姑娘。四姑娘人很爽朗，也很豪气，有男孩子气，大家都很喜欢她，有同学说她是《红楼梦》里的晴雯，还真有几分神似呢。我一度提前先到镇上读书，几年后，再见到她，亭亭玉立，眉清目秀，落落大方，人出落得越发漂亮俊俏了，还有水灵水灵的。因在镇上上学，有时候周末回家，我会去公社供销社找昆成伯借自行车，他若自己的自行车不在，也会帮我找他的同事去借。他的同事会给他开玩笑说，这孩子是谁呀？咋这么亲？他就笑眯眯地说，是我侄子，是我侄子，将来的大学生呢。

再后来，从这座小镇的学校摇篮里走出来的孩子们大都到县城去读高中了，我们家也搬到了叶县高中，昆成伯会给四姑娘来送粮食，就到我们家里来，父亲喊他昆成哥。他们会说起吃大食堂时候的一些往事，还会说到村子里的一些纠葛。要起身离开的时候，昆成伯总会说，人是卡压不住的，现在就挺好，挺好。这个时候，我才弄清楚，昆成伯老弟兄五人，他行三。在村子里除了他一家属于一队外，他两个哥哥和弟弟家都和我们一个生产队，叫二队。他大哥去世很早，有一个小名叫丑者，是他大哥的儿子，也是他的亲侄子。他的二哥叫根成，人也很精明，是农民中的佼佼者；与我们一个生产队的四成伯、末伯是他的亲弟弟。我当时很疑惑，昆成伯显得很年轻，四成伯、末伯在我小时候的印象中，都觉得已经很苍老了，看去年纪要比昆成伯大多了。

大概已经是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之初了，我自南京回老家，在过湛河的小石桥时，遇到了四成伯和吕伯母。一番寒暄，很是亲热。昆成伯告诉我，四姑娘的对象，你也认识，你们是同学，叫潘胜利。我们都是同学，彼此知根知底，真是由衷地为四姑娘他们高兴、祝福。吕伯母还说，今年收麦子碾场的时候，恁爹拿桑杈起场，累得手都举不起来了啊。恁弟兄仨可一定要知道心疼自己的爹娘啊。听吕伯母说这样一番话，我的眼泪流下来了。

再后来，我在外地漂泊，回家的机会少了。有时候，四姑娘会张罗一些发小去看望我的爹娘，依旧是风风火火的热心肠。昆成伯退休后，几个子女轮流照顾他们，后来他们的记忆逐渐流失，但孩子们仍旧把他们照顾得清清爽爽，干干净净。每次看到四姑娘发有关昆成伯的视频，我就会想起当年的那座中原小镇，只有一条街的小镇上的供销社小院里，昆成伯看着我骑上自行车，会一再交待我说，慢点骑，慢点骑。

昆成伯，姓王，生肖猪，出生于1935年。他的女儿四姑娘，叫王荀芳。

老伯伯，一路走好啊！



花花世界 李昊天 摄

◇ 流年碎影

丝 箩

何传友

我自家凉台上还悬挂着一只丝箩，这是20多年前母亲交给我的。

1998年正月的一天，我起身回单位，母亲把一只丝箩交到我手里。我打开一看，里面放着腌制的腊肉，腊肉上面隔着一层塑料袋，上面还有几斤挂面。我对母亲说：“我不要，你留着吧，家里来人还要用呢。”母亲说家里腊肉还留着些，面条是年前用麦换的，家里也留着。母亲执意要把“丝箩”递给我，我只好接过来。越过屋子背后的一座山岗，蹚过水嘴前的大沙河，回头一望，母亲正站在岗头上，目送着我。我赶紧挥手叫母亲回去。母亲大声喊着“第五的（我在兄弟中排行老五），你有空就回家。”我急忙回应：“好的，知道了。您赶紧回去吧。”谁知，没过几日，母亲突然仙逝。小丝箩成了母亲交到我手中的最后的遗物。

当时我家的一些日常蔑式用具，如花箩（背箕）、粪箕、菜箩等，都是由我的两位哥哥做的，但一些精致的蔑式用具还得请专门的篾匠师傅上门做。丝箩就是其中的一种。丝箩是蔑制用具，因细蔑如丝，故称“丝箩”，形如方鼎，底窄上收。底榜根，用细如头发的竹丝扭结而成，如麻花状，犹如姑娘头上的辫子。上部接近边沿处略拱出，形如凸出的腹肚。箩口稍收，也窄一些，呈四边形。箩中间安插一提

手，由厚实篾条做成，宽约1公分。口部也用厚实的篾条进行“围堵”。口部与身榜衔接处是非常讲究的。接得好不好，精致与否，体现匠人功夫。

丝箩在我们家用处最大的地方是盛麦换面或在亲戚间礼尚往来时使用。每当贵客临门或逢家中重要日子，母亲叫我们小弟兄中的一位到面店里换几把面条。这件事原来三哥、四哥做得多，他们小学毕业后，我和小弟就接过哥哥手中的活儿，面条往往下午放学时顺带回家。我们会按母亲的吩咐，用丝箩盛上五六斤麦子，到麦店换些面条。

丝箩还承载着亲戚间送礼、还礼的任务，尤其是逢农村妇女过“月子”和老人“做寿”。丝箩容积不大，稍大一点儿物件装六样，小一点儿装八样。农村有个不成文的规矩，还“月子”礼、送“寿礼”之类，要双数，图个吉利。这类礼节，有样物品是必不可少的，那就是面条。面条送给“月子”里的人，象征着天长地久，当然也寓意亲戚间情谊绵长、相互间长来长往；面条送给“寿”者，象征着健康长寿，长长久久。丝箩底窄上腹宽，箩底放袜子、糕糖之类，宽腹处放上几把挂面，再在箩口搭上花色新毛巾或方巾之类，礼物显得大方庄重。平时，丝箩还可以装毛鳙鱼、干河鱼之类。丝箩里盛鱼，挂在屋里木勺上，风干。猫、老鼠等无法猎到。所以，它也是上好的容器。

母亲交到我手中的丝箩，我一直保存在家里。装修、搬迁，我都没有丢弃，放在凉台中的一角。有时看见挂在凉台上的丝箩，不免有些感怀。它是母亲留给我的遗物，也是情感的赠物。

每天接送基本都是父亲的事情。父亲乐在其中，每天上学、放学的路上，都是他背着书包或拎着东西，和孙子一路欢笑着出门，欢笑着回家。

2021年8月19日，父亲突然发病，那辆自行车也就再也没有骑过了。

在我们全家给父亲治疗和陪护的长长的时间里，那辆自行车便孤零零地落在楼下，日晒，雨淋，风刮，慢慢地开始上锈，车胎也渐渐地瘪了。

看着父亲留下的自行车，我仿佛看到与父亲休戚相关的鲜活的生命痕迹。

令我意外而又感动欣喜的是，儿子对这辆自行车也怀有不一样的感情。因为小区文明创建管理需要，平日里自行车是不能放进楼道的，只能停在室外。一到下雨的时候，我儿子到楼下的第一件事，就是快速地把他爷爷的自行车搬进楼道，然后认真细致地把车上的雨水一点点擦干净，动作非常轻柔，看着像是在做一件很神圣很庄严的事情。

父亲永远地躺在地下了。但很多时候，我真的觉得他的某些部分还是和我们在一起，比如我推着自行车一边步行一边想着他的时候；比如我骑着那辆自行车，和父亲一样，用脚跟而不是脚掌踩着车脚踏的时候。

◇ 儿女情长

父亲的自行车

王卫武

父亲留下的那辆自行车，是我2018年5月份特意给他买来买菜用的。彼时，父亲的身体已不如从前，从哥哥楼下的菜市场买菜回到南苑家中的路上，要么歇两下，要么到家时喘气的声音让人无法不心疼。在这之前，父亲可是两手拎满东西却依然健步如飞的，装着六瓶白酒的箱子，父亲一次能搬两个，一口气不歇走上老房子六楼。

从我家到哥哥家楼下的菜市场，要经过两个红绿灯，穿过两条马路。买完自行车后的第一时间，我带着父亲推着车子沿着这个线路来回走了两遍，将如何遵守交通规则和安全穿行马路的细节一遍又一遍地说与他听，直到父亲有些嫌我啰嗦才笑着停下。

2020年，儿子考上高中，我便带上父母一起搬进了租住的新城小区。此前，父亲一直和我们住在一起，生活在一起。儿子上幼儿园和小学，

